

# 草根艺术为何争相喊出“人参价”?

## ——从西安易俗社8000元豪华包间说起

### 豪华剧场 超高票价

据悉,西安易俗社的票价是在考察了德云社、刘老根大舞台等知名剧场后敲定的,重装后的易俗社剧场档次绝对一流,8000元的包间只有两个,配置全红木家具、高档地毯。让曾经风光、如今却身陷困局的古老剧种秦腔重现当年的风采,主办方狠打“天价牌”,可这真的就是秦腔的出路吗?

“秦腔是大众的艺术,不是大款的艺术。”国家级秦腔项目代表传承人、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友仙对易俗社剧场此次定价的前景并不看好,在他看来,这种价位与目前陕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将把绝大多数的戏迷拒之门外,从长远看不太现实。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场,正在上演的大型秦腔现代剧《西京故事》票价最高60元,低的才二三十元,此外每天还向农民工赠送30张门票。在陕西渭南,从2007年11月起推出的“周末1元剧场”活动,至今已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的观众,带动了该市剧团业务的发展。趁天时地利,还是坚持走大众路线,古老的秦腔艺术

“既然可以有天价相声、天价二人转,为什么就不可以有天价秦腔呢?”明天,百年剧场——西安易俗社在停演10余年后将重装开放。日前,该剧场公布了重新开业的门票价格:普座380元/位,卡座3000元/间,豪华包间8000元/间。面对舆论的一片哗然,该剧场负责人表示:“我们就是要让秦腔回归高端消费市场,让人们真正认识秦腔的价值,让观众有种身份感。”

正在复兴发展的道路上徘徊。

### 天价演出 屡见不鲜

“剧场十几年没有演戏了,已经被很多人淡忘,我们想通过讨论,让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剧场负责人承认,易俗社“天价门票”的推出也是希望引起社会关注。

“天价门票”这几年听起来已不陌生。不过,当这几个字屡屡和草根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策划者还是又一次次如愿得到了他们所期待的眼



西安易俗社的八千元豪华包间

图 TP

球效应。当年以十元票价在剧场说相声的郭德纲,2006年推出“天价相声”后,曾引起一片哗然。“天价相声”捧红的不仅是郭德纲,还有演出场地北京某饭店。比起企业每年投放的巨额广告费,“平安夜”晚宴加演出的形式,在挣了钱的同时还赚了吆喝。难怪2010年岁末,除了郭德纲,曹云金、李菁、何云伟等人也争相举办票价数千的新年相声晚会。同属草根艺术的二人转,近几年票价也坐上了火箭一路上蹿。北京的刘老根大舞

台,以8800元的“黄金大餐”书写着草根艺术的贵族神话。不过有人质疑,这样的“文化大餐”到底有几人能吃得起?这些演出究竟是物有所值还是市场畸形?

### 公款消费 能走多远

无论秦腔还是相声、二人转,本来都是扎根于民间、源于生活、贴近百姓的曲艺表演艺术,它们的生命力正在于草根性或曰大众化、平民化,也就是说要适应普通百姓的消费需

求和消费水平,让大多数观众“看得起”。而如今,它们正逐步除去身上的草根、大众标签,准备登堂入室。“盲目扩张狠掏观众钱袋,有可能导致生于民间而死于庙堂。”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忧虑。离开了普通公众的支持,草根艺术能走多远呢?

有人在沈阳做过调查,因为价格问题,85%的市民不进剧场看二人转。购票者“多为用公款或企业经费,招待的是外地领导或客商”。如果单从营销、赚钱的角度看,如此“剑走偏锋”的小众定位的确体现了商人的精明。但是,如果从文化传承与推广的角度,抛开大众的传播方式,无疑将把自己推进死胡同。

秦腔名家雷开元认为,目前秦腔的最大观众群体还是农民和普通市民,西安易俗社剧场把目标人群定位为“40岁以上的成功人士”不是很明智。接不住地气就聚不起人气,失去了最广大的消费群体,植根民间、源于大众的草根艺术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毫无疑问,靠公款埋单,即使嚷嚷再欢,人们也有理由认定这不过是“虚假繁荣”。

特约记者 阎心

### 主角奖入围演员平均三十九岁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第2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将于4月8日揭晓。各奖项的入围演员名单目前已经产生,共有30位演员、2个剧组入围最后的角逐。同时,本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育人奖将授予著名导演、戏剧教育家徐晓钟,而特别奖将授予去年在沪举办的《京津沪京剧流派对口交流演唱会》。

今年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参评人数多、演艺质量高、风格多姿多彩的特色,来自19个剧种31个剧团的78位演员参加了评选,入围主角奖的演员平均年龄39岁,较去年明显下降。同时,在本届主角奖的入围演员中戏曲演员超过了80%,涉及的剧种也相当广泛。

今年的白玉兰奖颁奖系列活动将包括上海白玉兰戏剧论坛、获奖演员展演和颁奖晚会等。4月6日举办的白玉兰戏剧论坛将以缅怀已故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会主任、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为主题。4月7日在艺海剧院举行的获奖演员展演将由获得各奖项提名的演员登台展示其在参评剧目中的精彩片段或其他绝技绝活。本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将于4月8日晚在上海戏剧学院剧院举行。

### “博雅讲坛”开坛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沙孟海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沙孟海全集》的时代意义”讲座近日在上海古籍书店举办,为“海上博雅讲坛”拉开帷幕。上海图书公司从本月起,计划每月举办1期“海上博雅讲坛”,以讲座为主、展览为辅,围绕古籍鉴定、艺术鉴赏及人文社科热点三大类主题展开。

## 极致表现扭曲心灵

### 王安忆改编版《金锁记》下月再次上演



■ 港版《金锁记》剧照 图 TP

本报讯(记者 朱光)作家王安忆联手导演许鞍华改编自张爱玲中篇小说《金锁记》的同名舞台剧,将从4月15日起在艺海剧院上演广东话版,由焦媛主演。

该剧是王安忆首部改编剧作。她笑说动笔时并未想太多,“《金锁记》是我觉得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对人性的思考与对社会的批判是最好、最高级和最到位的。”改编时,王安忆将作品在结构上进行了调整,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着重写七巧,下部集中写平安。和原著有较大不同的是,七巧儿子长白的故事被全部删去。王安忆解释:“张爱玲写曹七巧去报复自己的儿女时,对儿子的报复特别可怕,我删掉了,变成了一个母女两代人的故事。”

《金锁记》最初曾由导演黄蜀芹操刀,并于2004年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两年前由王安忆

改编剧本,被香港焦媛实验剧团与导演许鞍华再次搬上舞台。谈到内地版和港版的区别,王安忆含蓄地表示:“或许香港人更加热爱张爱玲,或许是张爱玲世俗的气质更加贴合香港的城市特质。港版的《金锁记》排得水到渠成。”该剧也让《蝴蝶是自由的》中因激情戏而被“定型”的香港女演员焦媛“华丽转身”。与将曹七巧的悲剧归咎于封建大家族的观点不同,性情直率的焦媛直言:“曹七巧的悲剧有很大成分是咎由自取,演这个人物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将她当作一个提醒。”

该剧布景非常简单,许鞍华直言这是有意为之,可以留给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焦媛在剧中的表现很极致,演绎出内心蓬勃的情感以及对爱的渴求如何在强烈的物欲中渐渐粉碎。她把曹七巧由爱生怨、由怨到恨,最终压抑扭曲到变态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 “马勒信徒”变成“马勒专家”

### ——访来沪执棒的“业余指挥家”卡普兰

今年是“马勒年”,所以,吉尔博·卡普兰把更多的时间安排在了长途飞行和排练演出之中。这位曾先后两次来沪执棒的“马勒专家”,其实是一位美国出版商,指挥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将于4月4日晚在上海大剧院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出马勒《第二交响曲》,旅途开销都是自费。

被马勒的音乐吸引前,卡普兰的音乐履历只是在童年学过三年钢琴。年轻时他忙碌着在华尔街办金融杂志,但是,偶然欣赏的一场马勒“第二”音乐会,令他突然变成了马勒的忠实信徒。“虽是第一次听马勒作品,但在音乐中,我突然感到内心情感汹涌澎湃到难以自



■ 吉尔博·卡普兰 图 TP

抑的地步。”从此,他不由自主地关注起与马勒有关的所有信息,无论唱片、书籍,还是乐谱、资料,都千方百计收藏研究,还经常打“飞的”

去欧洲听音乐会。时间一长,他又请了老师学指挥,在纽约林肯中心第一次登台执棒马勒“第二”,听众都是参加国际货币峰会的各国政府要员,厚厚209页总谱他居然能流畅地背下来,“马勒专家”的名号由此传开。

卡普兰用踏实和勤奋证明自己并非浪得虚名。他撰写了大量关于马勒的论文,编著了《马勒选集》,制作了一个长达13周的马勒系列广播节目在350多个电台播出,还主持了10年的古典音乐访谈电视节目。他以雄厚的财力不断满足自己对马勒的追寻,收购了大量散见于各国的马勒手稿,修订出版了马勒多部作品的新版乐谱。他



■ 韩国演唱组合 2AM 图 TP

### 『韩风』下月来袭

本报讯(记者 夏琦)4月23日,“2011韩风中国巡回演唱会”上海站演出将在虹口足球场举行,演出阵容包括2AM、4minute、BEAST、F.CUZ、MBLAQ、Rumble Fish等韩国歌手、组合。

2AM、4minute等组合和歌手在韩国颇为走红,其中部分人对上海并不陌生。MBLAQ组合的MIR日前为了准备本次上海站演出的舞蹈而受伤,但经过治疗已无大碍。2AM的赵权也于日前的演唱会上不慎失足滑落舞台,不过仅有轻微擦伤,不影响本次演出。

分别指挥伦敦爱乐和维也纳爱乐录制的马勒《第二交响曲》唱片,总谱也均由他提供,“马勒每次演出,都会在乐谱上进行修改。最近我汇总整理了他对‘第二’的所有修改手稿,出版了有500多处改动的总谱,在上海是第一次演出这个版本。”

卡普兰对记者讲起了马勒的《大地之歌》:“马勒与李白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与李白诗歌‘大自然的万物伤悲都在胸间’的气势产生共鸣,创作如此恢弘的《大地之歌》也在情理之中。我想,马勒和李白如果能相遇,两人一定有话可聊。”他说:“许多人对马勒还很陌生,我要用自己的经历和积累告诉大家,在马勒的音乐里,会体验到丰富的情感,能获取对爱的理解,会让人在忙碌和浮躁中,得到心灵的宁静和充实。”

本报记者 杨建国